

随笔

于无声处听蛙鸣

秋煦

老舍先生请齐白石作画,画题来自一句古诗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。接活后,齐白石迟迟没有动笔。为啥呢,在他看来,山泉青蛙都好画,因为那是实的,有样子在那摆着,唯独这声音不好表达,因为它是虚的,看不见,只可意会,且要十里,那得多少只青蛙啊!为此他彻夜难眠,不知道该怎样破题。

经过苦思冥想,最终他画出的是一段山涧溪流。但溪流里并没有青蛙,只有几块鹅卵石、几只小蝌蚪。为啥不选择青蛙而选择小蝌蚪?因为蝌蚪更具含蓄和象征性。溪流是大家司空见惯的,但溪流里的蝌蚪却未必有人留意。特别是山涧溪流,谁在里面看见过小蝌蚪?它为啥会来到这里?它们从何处而来要到何处而去?它们的爸爸妈妈又在哪里?它们与大自然有着怎样的联系?于是,看着画面人们不禁发出一系列追问,并由小蝌蚪自然而然想到了青蛙,想到在那很远很远的上游,有一群青蛙正在急切地呼唤着自己的儿女。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,虽不是蛙鸣,却胜似蛙鸣。

齐白石把小蝌蚪巧妙地安插在山涧小溪里,显然是受了灵感的触动,不然就很难解决“蛙声”问题。艺术都是相通的,绘画是这样,文学创作也是这样。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和捕捉灵感。

灵感在哪里呢?连齐白石这样

的绘画大师都有感觉为难的时候,可见灵感来之不易。

灵感,是一种联想和发现,是精神境界的凝聚和提升。说到底就是一种想象力和感受力,是对现实生活与客观环境的感知认知。她巧妙地藏在现实生活里,时刻等待着智慧的火花来发现和体会。这种感知认知源于悟性。人都是有悟性的,不同的只是快慢强弱之分。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。悟性是一种潜能,这种潜能的开发利用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,实际也是人类对智能开发的客观要求。所谓培养人、教育人,本质就是开发人的智慧潜能,提高人的想象力、感悟性和认知度。那么文学而言,这种潜能、悟性是从哪里得到的呢?有人说是天赋,即天生就是写作的料。我认为天赋只是一个基础条件。悟性好、反应快,应变能力强,当然有助于潜能的发挥,但天赋并非唯一因素,更不是决定因素,决定因素还在于后天的学习实践。

灵感在整个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,她就像一座灯塔,指引着写作者前进的方向。除天赋条件外,灵感主要源于两点: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认知,二是对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特点的认知和把握。现实生活客观存在,但要发现认识其中的密码却又需要一种独特的视角,这视角就叫灵感。灵感虽然是悟性潜能的

外在表现,但她并不是悟性潜能自身,而是悟性潜能作用于社会物质生活之后所表现出的一种能动作用。这种能动性必然是随着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逐步积累获得的,并非单靠天赋就能解决。不论对现实生活,还是文学自身规律的认知把握,其潜能的发挥都必须源于读和写。不读那么多书,不废那么多笔墨,捕捉灵感将是一句空话。

齐白石的画,给人一种生命象征,这既是联想的结果,也是灵感的实现。也许齐白石先生并没有见过山涧溪流里有小蝌蚪,不知道它在溪流里是怎样生活的,但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小蝌蚪,只不过所在位置、地点不同。那么他把平原小溪里的蝌蚪请到山涧溪流里来,虽然只是地理环境发生了改变,但构成了另外一种奇特意境,并让人生发出无限遐想,从而巧妙解决了“蛙鸣”问题。画家把自己的独特想象和发现巧妙地与现实糅合,借助一条司空见惯的山涧溪流而得以充分表达,给人一种生命幽深、源远流长之感,不仅完美表达了原有诗句的确切含义,而且大大拓展了思想空间,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。这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非凡感受和巧妙嫁接。

作家铁凝在一篇文章里讲到作家要有对生活的感受能力。啥是感受能力呢?其实就是想象力和感悟力。同样一件事,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,

感受和认识是不同的。如果你读了很多书,并且在实践中对艺术规律有了一定认识和理解,那么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感悟就会有所不同。而这种不同正是灵感的真切内涵。

卡夫卡把人变成甲壳虫,从小动物的视角看人类,从而揭露了人的贪婪和自私。他的灵感或许就来自于甲壳虫。他把人类现实与其他动物联系起来,寓现实于荒诞中,寓灵感于想象中,从而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,促成了艺术表现形式的自由拓展,其价值远非生活自身可比。其实想象与灵感本来就是一回事,想象是灵感的内部动力,灵感只是想象的外部延伸。没有想象就不会有灵感。结论:想象源自读写,灵性源自感悟。

字里行间寻灵感,于无声处听蛙鸣。灵感是艺术领域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,无论音乐、绘画或文学,都离不开她。她是艺术的生命之光和栖身之所,拥有她就等于拥有了打开艺术之门的钥匙。艺术实际应该是一种移植术和嫁接术,可以把甲事物移植到乙事物上;可以让植物与动物对话;可以把天上的东西挪到地上来,也可以把岸上的东西放到水里去,从而搭建一个舞台,创造一种神奇,寓意一种情怀,表达一种心性。而所有这些都源于感受力和想象力,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灵感。灵感是一切艺术的种子。①8

散文

异乡人在厦逢春

李丽

送孩子返校,已过立春节气,归途中和春天的厦门不期而遇。

学校毗邻一个浅浅的公园,所谓浅浅,就是年资浅、景观淡。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狭长地带,更像城市规划的边角料。一条砖石小路、几株大叶紫薇和刚移植过来的榕树,一片能没过马路的草地,占地巴掌大的旱地芦苇,在这寸土寸金的厦门,就是一处公园了。

可春风是个一碗水端平的谦谦君子,大肆铺张“又绿江南岸”的同时,也没忘记给这片小公园送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风带着花草的香气,入目是绵绵的青草和盛放的茶花,草丛中,繁缕像春天一样柔嫩,桂枝的嫩芽比花少了馥郁多了生机,犁头草开着淡紫色的花安静地美丽着。枝繁叶茂了一整年的小叶榕,终于在春天落叶。棕榈树舒展的枝头硕果累累,挂满了墨蓝色、油亮亮的果实。

青草从别处移植过来的时候,呈豆腐块状,如今,几个月过去,便凭借蓬勃的生命力抚平了沟沟壑壑,长得如厚厚的绿地毯一般。

草地上,蒲公英和黄鹌菜争先恐后地长出来,长得极为相似,都有嫩绿油亮的叶脉。在人类的餐盘上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野菜。我真担心,它们这么堂而皇之地郁郁葱葱,不怕被哪个眷恋野味的市民采了去吗?

墙根处、树荫下,凡是没被青草霸占的地方,都长出了野菜,荠菜开着小白花,鼠曲草叶子肥厚,鹅肠草一丛一丛,它们在自己的方式,喧嚣地抢占着地盘。

这片公园更像一个生命竞技场,植物们抽芽拔节、陆陆续续

登上舞台,会迟到但不会缺席,向世界宣告它们的存在。说是竞赛,并不符合春天的风格,更像一场春天请客的盛宴。春天把和风细雨端上餐桌,供植物们饱餐一阵子,主人慷慨、无限量供应,客人捧场、不尽兴不归!

迎面吹来的缕缕春风,把海面的白雾带来,湿润了额头,睫毛微重,赫然已蒙上了水珠。鳞次栉比的建筑笼罩在浓浓的白雾中,如山如脊,巍峨挺立,宛若仙境。马路湿漉漉的,只见昏黄的车灯跑来跑去。白雾是这片岛屿的过客,绵密的脚步随着春风忽远忽近,正好与我

不期而遇,我沉醉于它的朦胧美丽,也感慨它的飘忽无常、倏忽即逝。

目送白雾变得稀薄,额前的青丝尚润,可白雾已消失无踪。乍然想起,这是我在厦门待过的第十个年头。十年间,我每每背着双肩包,匆忙赶赴于生活的零零碎碎,却从未像现在这样,停下来,静听春风,感知春意。

十年前,我怀着青春的梦想和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气势,从中部城市来到厦门。厦门更像一轮冉冉升起的晨阳,无处不冒着青春活力。枝叶繁茂却不和蓝天争锋的凤凰树,一下子把我从被香樟树和法国梧桐遮蔽天蔽日的压迫感中解放出来。榕树垂挂根条的长相,更像一个把心事写在脸上的少年,告诉我它能长这么枝繁叶茂,全拜争气的根系所赐!

我便立志做那小叶榕,日夜兼程地赶路,不顾风尘仆仆,奋斗的过程也许不那么光鲜亮丽,却终于在面海的块块生根发芽,长成小苗,再开花结果,赶赴一场生命的盛会!③22

随笔

春日说雪

郭宏景

这是一场年前就被告知、预热的降雪。

像所有的大型演出一样,主角出场前,先广泛地宣传造势,渲染气氛,做足了功课,拉满了期望值,待龙年春节一过,就隆重登场,恣肆地表演:随着低垂阴郁的天幕铺开,在朔风的呼啸伴唱中,初是细雨丝,再是大雨点,继而变成了雪粒子,噼里啪啦,狂轰滥炸,全没有以往雪花飘落时的轻盈、温婉与娇羞,像极了一群缺乏管教、横冲直撞的天庭里的熊孩子,过年偷喝了天帝的玉液琼浆,跑到人间来撒酒疯呢。你看这些洁白活活的小晶体,扑到地面不一会儿,就给大地披上了银装,然后,一层一层地覆盖加厚,一阵一阵地猛烈高调,在寒风的加持下,还不时腾起一片片的白雾,颇有一股白毛风的感觉。最令人惊奇的是,足足下了一天一夜后,大雪非但没有停歇,凌晨竟然还响起了隆隆的雷声!初春下暴雪又打响雷,真是“活久见”了。

下雪本是天意,当无可厚非,可雨雪冰冻带来的积雪盈门、道路结冰、车辆打滑、路人摔跤、大棚压塌、作物冻伤、牲畜断粮等等衍生景象甚至次生灾害,却是人们不愿看到的。于是,大家把对初雪的喜爱转化成了视雪为敌、急欲除之而后快。众多机关单位、社区门店,从下雪当日就连续组织人力、物力,奋勇扫雪除冰,与风雪冻雨较劲。街道上,各种清扫车辆忙碌穿梭,冒雪作业,吹雪扫冰、除冰机械、融雪剂齐上阵,再加上人工清扫铲除,妥妥一场战斗天斗雪的战斗。火热的战斗场面,让雪这个本该受欢迎的冬天的宠儿,在人们的倔强步行、重重碾压、无情清扫中,硬是成为众矢之的,生生失去了颜面。

不是有很多地方都在大做特做冰雪文章,使得冰天雪地成了时尚热宠了吗?而落在了中原大地上的这白白花花的雪,咋就这么掉价儿呢?

说实话,这不该是雪的过错。平日里,大家都在讨论热议全球变暖,气温升高,确实,过往的一个个暖冬,让冬天越来越不像冬天,越来越失去了冬季该有的样子。名不副实、缺冰少雪的冬天,让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了“四季”的概念,对鹅毛大雪、寒冷刺骨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溜冰、滑雪更无真切的感受,这种生活的空缺和人生的苍白该如何弥补?如今,天赐瑞雪,晚虽晚了点儿,但能呼应年前的那场“热”雪,能唤醒、融化人的童心和冰冷,岂不是好事一桩?

既然是好事,那我们不妨重新认识打量一下眼前的这场雪,认真思考反省一下我们该持的态度和行为。下雪天,特别是强寒潮、暴雪、骤雨、冰冻、大风、雾霾等相互叠加的恶劣天气,我们应该满怀敬畏之心,学会顺应天时,相信科学,认真做好安全防护和灾害规避。当各级气象部门连续发出多条预警时,我们真的不能等闲视之,要提前做好物资储备,适时调整出行和工作安排,以迎接贵客的心态来等待一场降雪,这该是对自然应有的尊重。待到大雪飞舞、道路湿滑难行时,合理地安排工作、上学,或宅家静心观景,或安步当车、漫游雪野,适当放缓生活节奏,这也是一种灵动和智慧。等大雪初霁,陪同爱人、带上孩子,走出去感受雪趣,放飞心情,恰是不可多得的别样天伦,也是一种天地和谐的人生修行。

万物有常,无须逾越;天地有道,皆循自然。没有必要费尽心力地搬山填海,去贪恋一马平川的顺遂;没有必要刻意地模糊寒与暑,只为了享受恒温的舒适;没有必要让生活的列车一直高速行驶,只因那风驰电掣的酣畅快感。美好往往就藏在不经意的一隅、一瞬、一回头,只要我们留神观察,用心感受,人间处处都会有惊喜。比如,当残雪消融,化为春水,你就能看到枝头悄然绽放的淡淡绿意。③22



老街

沈湛 摄

散文

故乡之夜

王海中

父亲打电话说,村里建商场,要征用老宅子,让我回去办手续。我一惊,才发现已有好几年没回老家了。这么多年总是借口工作忙而无暇回老家。父母在电话里一边嗔怪,一边又安慰说理解我,但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愧疚感。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我忽然像远行的游子,一种回故乡的强烈愿望从心底涌上来。于是我向单位请了假,偕妻子坐上了长途客车。

父亲在电话里说,老家这几年变化很大,家家都盖起了小洋楼,出行有轿车,还建有超市,不比城市差,党的农村政策暖人心,人人都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。末了,父亲说,这几年乡村公路四通八达,担心我找不到回家的路,会早早在村头等着接我。我脑海里忽然浮现一幅归乡图:远行的游子,离开时总是几步一回头,当一日归来,还没进故乡,就急切地眺望,那村头浓密的柳荫下,母亲正在招手……

乡路漫漫,熟悉而又陌生;乡愁浓浓,亲切而又淡漠。感觉自己像羁鸟池鱼,向着旧林故渊,去完成一次生命的复归。故乡,窗檐前梅著花未?

终于,我迎着最后一抹晚霞,回到了故乡。

晚霞像一支彩笔,描绘着故乡的红砖青瓦。放眼望去,故乡像一幅绚丽的油画。久别的故乡,以另一个姿态,迎接我的归来。那些曾经低矮的房屋、残破的烟囱,以及它们覆盖着的凌乱与衰败,像一件往事走进了历史。一排排小洋楼,在晚霞的映照下熠熠生辉。那些鸟雀,也不再栖在由几根朽木撑起的横七竖八的电线上,沉默,它们在高压线上的高压线上叽咕喳喳……

夜幕降临,村子路灯华光初照,俨然五光十色的都市。广场舞的音乐铿锵,充满时代节奏,欢声笑语使故乡的夜晚一片沸腾。父亲告诉我,村里成立了公司,大家都入了股,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,在家门口创业。村里还有图书馆、艺术团、养老院……现在的老家一点也不比城里差。父亲像个孩子,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。

村头,我小时候游过泳捉过鱼的那条河,有段时间被污染,成了“龙须沟”,岸边的村民苦不堪言。父亲带头捐资整修。那块捐资铭功的石碑就立在河岸边,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名字。我问父亲,他笑了笑说:“我带头捐款,但不能带头记功。”现

在河里养了鱼,两岸种植了月季和绿化树。流水潺潺,绿树成荫,景色秀丽,河岸上建有文化广场。此时,广场上演出节目,歌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旋律优美动人,欢声笑语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父亲说,这是老家的“村晚”。我忽然也想参加这“村晚”,放歌故里,感受故乡的丰饶与欢愉,感受故乡的真实巨变。其实,我们都是演员,共同参与这场盛大的演出,融入这火热的生活。

“这几年变化最大的,算是你二哥了。”父亲说。二哥中专毕业,自学无线电技术,在村里是有名的能人。几年前因病致贫,孩子又多,长年靠政府救济。后来村里安排他当了电子厂的技术顾问,孩子们也都安排了工作,二哥的病也大有好转。父亲动情地说,国家对咱有恩情,咱愿意把老宅子让出来建商场。父亲征求我的意见,我不住地点头。此时河两岸散步健身的村民尽情享受冬日的清闲,孩子们在林荫小路上追逐嬉戏。我想,他们一定对新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。

我走进村图书馆,满架的农业科技图书琳琅满目,那些曾经常常聚众打牌的小青年,也到这里寻找创业的

路子。父亲自豪地说,现在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是养殖、种植能手,他们的年收入比城里人还高,他们也是富人,是在新农村发展起来的富人!

花园里一座藤萝架前,几位穿戴时尚的中老年妇女在用小麦秸秆编草帽,她们有说有笑,双手灵巧。她们告诉我,村里建有手工编织厂,用废弃的秸秆编织的草帽能搭乘中欧班列远销欧洲。“我们都在编织厂上班,按月领取工资,和你们城里上班一样。”一个婶子自豪地对我说。藤萝架旁边,一群精神矍铄的老人在练功,教他们的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。老者热心公益,歇息时用绳子把垂落在地上的藤萝枝条小心地绑到架子上。我确信,明年春季,藤萝架上一定繁花似锦!

故乡,充满了蓬勃生机,充满了无限希望。她像田里的庄稼,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,茁壮地拔节、生长,最终结出饱满的果实。

晚饭时分,母亲把饭菜摆在桌上,全家人有说有笑地吃饭。举杯小酌,我感到惬意和安适。夜幕薄纱似的遮在窗户上,灯影和星星交相辉映,远处歌声悠扬……这美丽的故乡之夜!③22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